

桃花红

刘云



桃子红了

周成斌 作

杨兴无的桃园在村子东边，早先是自家的坡地，挨着自家柴机，好多年荒着，他回来三年才渐渐变成桃园。坡上坡下的，加一起有五十多亩园子了。

五月桃栽在缓坡上，油桃在半山腰，水蜜桃娇气，在背风向阳的凹槽里。冬桃雪里红则在园子的高处，迎风向阳，一副主打的样子。黄桃算是夏桃，不择场景，水肥足就成，天气最热时，黄桃出园子进城，带给城里一片清风。黄桃果重，动不动一二两颗，甜酸适中，大热天一颗下肚，可以减饭。会吃的，黄桃洗净放冰箱冷藏半日再吃，一口黄桃一场瑞雪。冬桃也算时令王，秋深才上场，天正燥着，冬桃一包水地走来，在城里大超市水果部，苹果呀梨呀也算抢眼了，那是你没见到冬桃。冬桃自带流量，人都挤着挑拣的，多半是冬桃。兴无家五十来亩园子，桃树横竖成行，条分缕析顺着坡势走，哪里重哪里轻，哪里红哪里雪白，哪里出场，哪里候着场，有层有次，说起来四季见果，一处好园子显着主人家的讲究。

坡底是兴无家的老院子，带院墙，前后院，前院花后院菜，三间主房两厢都带着偏厦，打眼一看是个偏长的平放下的“凹”字。老院子新刷过，在青山绿水间抢眼。正是开花时节，前院花开得很热闹，家里的黄狗卧在屋檐下吐舌头，两只白鹅在花圃间一棵樱桃树下踱步。走近院子，就听见小雨样一片片下着的鸡吟声，像练嗓子，又似吟古诗，眼睛找半天，才发现鸡群都在桃园里。青叶盎然的桃树下，鸡群已把地面上的渣渣草草捡拾得干干净净。

四月初，桃花开得正盛。杨兴无在园子给五月桃疏花，听见坡下有人喊他。杨老师，杨老师！是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声音有点飘，杨花柳絮的飘，早上风拂露水的飘。兴无转过身，在坡上看得清展，他家院门外，一个穿淡蓝短摆外套的女子，正把电动车停好，边停边仰着脖子往坡上看。是小学的老师，才小青。

兴无停下手上活，顺着园路下去，出园子迎着才老师。他跟才老师认识不长，还是正月十六学校开学，才老师与两个女老师上门来买他家的土鸡蛋，才彼此介绍知道名字。三个女老师，一个中年的，两个青年的，青年一个胖一个瘦，才老师胖，胖得一脸福分显着她家殷实，瘦老师瘦得一脸冷气，说话眼皮不抬，鼻子哼哼的。

初次打交道，都是中年女老师搭话，她知道杨兴无，兴无也知道她，姓曾，兴无平时见着叫曾姐。曾姐问兴无鸡蛋在家不，她们是来给鸡蛋做家访的。兴无笑道，鸡蛋在家的不多了，好多出远门了，有事跟鸡蛋家长说呗。这像暗语也像玩笑，才老师听着新鲜，歪着头一会儿看她们年级组长，一会儿看男青年，问，你是鸡家长啊？才老师那口气问得有些不好笑，太认真了，不是那个玩笑味，兴无忙笑道，我是喂鸡的家长，不是鸡家长，鸡家长是公鸡哩！这下四个人都笑了，瘦老师也笑了，她笑得没有胖老师真诚，胖老师一脸的笑美，笑得有质感有福分。

笑毕，话归正经，兴无说，虽说大批的鸡蛋不在家，他自家留着小批吃的还有不少，匀给小学一些那也是可

以的。正月间，天气还冷，鸡在返窝和歇窝之间，有蛋和无蛋，全在鸡的心情。兴无这样说着，一边喊他母亲从屋里出来，让老师们进屋歇口气，喝口水，然后把鸡蛋捡些，给老师们补身子。说，老师身体好，学生娃身体才好，教育才好。兴无母亲是个安静的农村女人，五十多岁了，这辈子生了一儿一女，儿子是兴无，女儿是兴兰。兴兰嫁到瀛湖镇上，家里开有渔家乐，她公婆家有个发家的菜，叫土鸡炖鱼，里面加干姜、干洋芋、干天麻、干菇、干竹笋，这倒不算个啥，关键是，到哪个时令，汤炖好后加时令鲜菜，春季的白菜薹，香椿芽，初夏的蒜薹，夏天的四季豆，秋冬的小水红萝卜，秋天树上下来的板栗，水里起身的荸荠，如此一加，味道立马天翻地覆。湖边好多人家都去他家学，却学不像。大家哪里知道，这味汤又一个关键全在主料，鸡，桃花鸡，杨兴无家的桃花鸡。桃花鸡一生只吃桃园的青草虫子。这些年为伺候这些贵族鸡，兴无家的田地，除了留下种菜的，全都种了鸡青伺，苜蓿，三叶草、黑麦草、菊苣草，还有胡萝卜、红薯、南瓜，他家菜园子一半也是鸡的菜，白菜、甘蓝、芹菜、白萝卜、红萝卜、苋菜、芥菜，人一半鸡一半。每晚加一顿干苞谷粒夜宵，那些个鸡毛色鲜亮，一肚子油金黄，鸡肉得三个小时文火才炖得透。瀛湖边兴兰婆家有杨家的桃花鸡镇店，土鸡炖鱼想不火都不行。

才老师脸红扑扑，说，杨老师，想在你这儿买几只鸡，这个礼拜给几个住校的学生改善生活。兴无知道，小学里住校娃娃多数一周回一趟家，有几个父母在外地打工，家里老人又过世早，或者有病痛自己都周转不开的，娃娃就得长住校，住一学期。才老师有时周末不回城，就在校陪她的学生，时常到村上、镇上农户家、集市上，买些荤腥给她们改善伙食。自从吃过兴无家的鸡，才老师别的鸡就不入眼了，下不得嘴了，只认杨兴无家的好。

认识杨兴无后，才老师一来为买鸡、买土鸡蛋，时常去兴无家的院子、园子，二来也带学生娃到兴无家桃园研学，教学生识草木虫鱼，在园子里给学生讲诗经，讲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讲土鸡的土就是要沾泥土。兴无给她们讲桃树怎样开花，结果，蜜蜂怎样给桃花授粉，花繁了怎样疏花，那些地里人工种的草都是些什么草，鸡吃了有什么好处。讲了几回，才老师就把兴无叫成杨老师了，至少，在才老师和她学生眼中，杨老师就是他们的农业老师，社会老师。

几只？兴无问。两只吧，才老师说，一只不够哩，她们吃长饭，俚肉，见你家鸡肉抢疯了！兴无说，那抓三只去吧，让娃们吃个够。才老师笑道，你倒大方推销你的鸡，你知道我一月挣多少钱吧！兴无哦一声长，原来才老师也是小气的呀，三只吧，我赞助一只。才老师说，两只两只，两只够了，莫要一顿把娃们吃坏肚子了。兴无说，那一人一只吧，我以后每周给你学生娃们赞助一只，鸡蛋也管够！才老师高兴起来，说那好啊，我替我学生谢谢杨老师啊！兴无带着才老师往桃园去。桃花也是

人来疯，见美女进园子，也是开得灿烂，阳光从桃树青枝绿叶和一蓬一蓬的桃花缝里漏下来，满园子地上都是碎金子。

桃花鸡们都在园子里玩耍着，一个不小心就叫兴无逮着一只。兴无抓了两只年轻的公鸡，说公鸡不在下蛋编制内，多了就得精减，才老师听了兴无这样说，笑出声来，想鸡也有编制，在编的有保障，不在编时刻有风险，好玩好笑，一时出口问兴无，杨老师你是在编的吧！兴无说，在呀，这个桃园就是我的编呀。

才老师抿着嘴笑，她喜欢兴无无遮无拦的兴致，说话走雨一样，哗哗啦啦畅快，又像这园子，一切长在地里的枝头的，走着的跳着的飞着的，都蓬蓬勃勃。

兴无把两只公鸡用蛇皮袋子装了，绑在才老师电动车后座上。才老师付钱，兴无只收了五十，那一只说好是赞助的。兴无家的跑山鸡桃花鸡，在瀛湖镇市场可不止卖五十一只，夏秋时上百一只也是有的，冬腊月快过年了更贵，就这不一定有货。镇上开馆子的、搞渔家乐的，都是提前下订金，数量也是提前说好的。学校老师，镇上医院医生来家买，兴无只收五十一只，这大家都晓得，是兴无独有的规程。

才老师没再推，说了那谢谢啊，骑着电动车走了。杨兴无站在院门前目送她好一会儿，直到过了坡脚下柳树林子不见了，才回头进园子继续干活。那边电动车上，风吹着人胸怀开阔，才老师快活地想，你就每周赞助吧，我就要看你心疼不！

四月底，五月桃熟了。杨兴无一家人，又叫了妹妹妹夫回来，集中下桃子，用集果箱装了送到镇上超市，水果店、餐馆、咖啡馆、小酒铺、农家乐、渔家乐，一家一家送到，桃上带的叶儿还没蔫。傍晚，兴无在摩托车后架上绑了两筐给小学校送去，找到才老师她们年级组长曾老师曾姐，请曾老师把桃给大家分分。说趁鲜吃，天气大，搁不住，娃们没吃够给我打电话，我再送呀！曾姐笑道，兴无大方人，难怪有人蛮打听你底细，说你人有趣。兴无脸红了，像小时候小心偷个嘴叫娘撞上了，那时娘说，娃你要吃大大方方吃么，娘又不是周扒皮叫你怕！现在曾老师说，我们这吃滑嘴了咋得了嘛！兴无说，那不怕个啥，只要我的果园在就有桃吃，就归你们嘴挑啊。

第二天就是周末，曾老师带四五个长住校的学生娃来兴无果园研学，学习怎样采摘农民大哥哥的桃。才老师跟着一起，跟学生一样问这问那，生怕把桃摘坏了。五月桃，红了嘴儿的就摘，嘴儿还是青的白的或浅红的，再留一两日就红了。兴无又教学生娃们装筐，一个一个套上泡沫网，小心轻放，大的就大的一拨，中的就中的一拨，小的就小的一拨，兴无说，就好比你们分年级，一年级是一年级，二年级是二年级，三年级就是三年级啰！学生娃问，我们还有老师呵，老师咋分呢？兴无说，老师大也装大筐，老师就老师一拨。学生娃说，我们是小桃子，老师是大桃子，兴无夸张地亮起嗓门说，对呀，你们好聪明啊，举一反三，所以你们老师桃李满天下哦！

一园子笑起来。兴无的妹子看出点啥，就凑到才老师跟前摘，攀高下低地教她摘熟桃。才老师说，你哥很幽默。兴兰说，怕是你们来了他高兴啰。就小声地跟才老师说起他哥，怎样从安康职院毕业到广东那边打螺丝，好些年不回来过年，回来就跟爸妈置气，说回来还不如不回来。又说三年前他回来，把家里的园子盘起来，人这才和气了，也能跟人好生说话了，想起来就喊我们回来吃饭，帮他经管园子。她说她哥其实心很善，就像这园子一样善，撒把籽就能长一园子欢喜。

摘了半早上桃，兴无就叫大家歇下。下坡回到他们家院子，搬出凳子搁在院坝里，让大家休息喝水。兴兰早洗了一大盘桃，一个个才出浴的桃，显着古香古色，学生娃们一人抢一个捧在手里一阵乱啃。

中午饭也是在院坝吃的。饭桌支在院坝里，头上是葡萄架，叶子早扑满架了，大家围一圈，吃得格外香甜。尤其曾姐曾老师，把杨妈妈的手艺夸得瀛湖第一，安康第二，全国嘛，就只好排第三啰。兴无妈羞得露出刚掉门牙的豁口嘴，说以后你们想吃啥就来家，我给你们架火煮。曾姐问大家，好不好啊！大家说好。

下个周末，曾姐陪着小学的校长，带了一个班的学生娃儿，来给兴无的果园挂牌。白牌红字，红字是某某小学研学基地。校长兴无也认得，早年他上小学时给他们当过班主任，校长宣布说，学校经研究决定，聘请杨兴无同志为我校研学指导老师。曾姐说，就是校外导师！校长又说，决定才小青老师为研学基地联络员，负责具体联系衔接事宜。宣布完，也不同杨兴无同志有什么意见，就叫大家鼓掌。大家热烈鼓掌，掌声在桃园响成一片。

人群中，才小青老师小声对杨兴无老师说，杨老师，今后请你多多关照啊。

杨老师。听到这三个字从才老师嘴里轻快地迸出，杨兴无心里一阵热意，他不是第一次听才小青这样叫他杨老师，那时听和今天听感觉完全不一样。这三个字很重，也很温暖。

他悄悄热烈地说，才老师，也请你多关照啊！

望海潮·观第二十六届安康汉江龙舟节感怀

柯鑫

泰巴苍莽，汉江初净，镜湖似玉如屏。龙睛点染，舟分两制，鼓催飞棹捷航。雷动巨鼉霆。看少年劈浪，中帼扬旌。县市争流，百行竞渡，尽豪英。当年浪戏鱼鹰。忆抢鸭逐鲤，独乐风情。今朝洋刃，破壁初航，誓邀四海同程。文旅以此兴。正客喧两岸，货汇襄瀛。他日潮头独占，当领万方声。

瀛湖

第1492期

家乡看日出

彭召伍

家乡的日出，没有海边那波光粼粼中喷薄而出的炽热，也没有高山山顶那云雾缭绕间若隐若现的神秘，家乡的日出是壮丽的，是让人魂牵梦萦的。

我的家乡，在一个海拔千米的宁静大山上，南、西、北面被连绵起伏的青山温柔环抱着，东面则是一望无涯。儿时，除了求学外，还要帮母亲干活，对日出没有记忆。成人后，为生计所迫，没有心思关注日出。身居小城后，一天忙忙碌碌，炽热的太阳划过天空时，手上的事还没完成，只有偶尔从小城回到大山的老家，才想起看一场日出。

清晨，第一缕微光还在天际徘徊时，我便满心期待，背着相机，前往屋后的山顶上。小路两旁的草丛里，露珠在草叶上闪烁着光芒，宛如夜空中遗落的星辰，一只早起的鸟儿从头顶掠过，欢快地唱着歌，打破了清晨的寂静，仿佛在为即将到来的日出欢呼。

我站在高地上，架好相机，静静地凝视着东方的天空。此时，天空宛如一块巨大的深蓝色绸缎，纯净而深邃，渐渐地，天边泛起了一抹淡淡的鱼肚白，像是画家不经意间洒下的一抹浅色颜料，轻柔地晕染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抹白色逐渐扩大，边缘处还隐隐透出一丝橙黄，仿佛是太阳女神轻轻揭开了夜的面纱，露出了羞涩而迷人的微笑。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片逐渐明亮的天空，心也随着那颜色的变化而微微颤抖。突然，天边出现了一丝微弱的红光，像是一条红线，在白色的天幕上格外醒目。这红线越来越亮，越来越宽，仿佛是燃烧的火焰，在黑暗中奋力挣扎，试图冲破一切束缚。紧接着，一个半圆形的火球缓缓地地从地平线上升起，它的光芒并不强烈，却带着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将周围的云层都染成了橙红色。那云层，像是被点燃的棉花，轻盈而绚烂，在天空中肆意地舒展着身姿。我被千姿百态的天空惊艳到了极点，随着太阳不断上升，它的光芒变得越来越强烈，颜色也从橙红逐渐变成了金黄。整个世界仿佛被这金色的光芒所唤醒，远处的山峦、河流，近处的树木、房屋，都被镀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色，宛如一幅美丽的油画，在阳光的照耀下，轮廓变得更加清晰，仿佛是巨人挺直的脊梁，守护着这片宁静的土地。于是，我迅速调整好焦距、光圈和速度，把多彩斑斓的天空——定格下来。

此时，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和青草的香气，那是家乡特有的味道，让我感到无比的亲切和安心。看着眼前这如诗如画的美景，我的心中充满了感动和敬畏。这日出，不仅是大自然的的一种壮丽景观，也是生命的象征，是希望的开始。它让我明白，无论昨天经历了多少风雨和黑暗，只要心中有希望，就一定能够迎来新的美好。

太阳已经完全升上了天空，光芒万丈，照亮了整个世界，寂静的山村也渐渐热闹起来，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我依然沉浸在刚才的日出美景中，久久不愿离去。

水手

杨才斌

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大河的河湾处泊着几条狭长的船，船上空无一物，两岸葳蕤的茅草在微风中摇曳，把细碎的影子投到甲板上，像一群跳跃的音符。

突然一声锣响，惊得茅草的影子豁然散开，长舟上不知什么时候多了许多人，都露出古铜般的脊背，领头的人喊了句号子，那些船便如掷出的矛，冲出港湾，在如镜的江面上劈开一道裂痕。

嘈杂的人声鼎沸起来，咚咚的鼓点密集起来，一晃神，自己也赤膊跪坐在船舷边，手握船桨奋勇向前。舟头擂鼓的汉子挥舞着鼓槌，只看到脊背上结实的肌肉上下滚动。他嘴里呼喊着什么，但被鼓声锣声欢呼声结结实实地淹没。远远的崖壁间飘着一杆红旗，所有的船只都向它冲去。“冲霍！冲霍！”船上的人憋足了劲，奋力埋头甩动木桨，那细长的舟像生了两排翅膀，快要腾空而起了。

我们的船似乎在前面，又似乎在后面，似乎在左边，又似乎在右边，到处是鼓声、水声、人声，我们被一种激扬的空气所包围，使身体的每一处血脉都紧张开来，仿佛是千军万马的战场，是箭矢如雨的战场，是刀光剑影的战场。是奋勇向前，是无所畏惧，是气吞山河……我们的舟冲向山崖，无限接近那面迎风猎猎的旗。那擂鼓的汉子劈手夺下红旗，回过头仰面大笑。这人长着一脸络腮胡子，样貌似曾相识。我灵光一閃醒来，这人我记起来了，是裕丰薛记的梁四爷。

大概是要过端阳了，我居然梦到了划龙船；抑或是近端阳了，居然梦到了梁四爷。梁四爷是蜀河口卖甑糕的，早先挑了担子沿街叫卖。他在扁担的一端拴着个竹筒，走在巷子里“笃笃”地敲，那声音很很脆，听着悦耳。

梁四爷爱唱小调，有时自顾自唱将起来，笃笃敲竹筒伴奏，他的声音又粗又哑，不及竹筒声好听。后来他在中街老农机部隔壁赁了间小房子，坐地做买卖。那房子门头有块匾“裕丰薛记”，听老人们说，原先是间顶有名的点心铺子。

梁四爷把灶支在门口，烧柴火，铁锅里烧开水，箕子上一层酒米一层小枣一层红芸豆，再一层酒米一层小枣一层红芸豆，一直堆到尺米高。烧过三灶柴，氤氲的蒸气开始透出香甜，整个老街的人都晓得，梁四爷的甑糕要出锅了。端阳的前几天，梁四爷也卖粽子。粽子有时拿笋壳包，有时拿柳叶包，但总是红芸豆馅，吃的时候蘸点儿白糖，像蜜一样甜。

梁四爷可不是本地人。我记事的时候他已经有一把年纪了，蓄一脸短短的黑髯，样子不像个做本分营生的人，但他系着旧衣裳站在被熏得漆黑的裕丰薛记牌匾下时，没人比他更像卖甑糕的。

我听人讲，梁四爷年轻时是个极富勇气的水手，从洋县到汉口，在这条江上不知跑了多少趟，但有一次，在蜀河口遇见了命中注定的姑娘，只一瞬间他便作了决定：把漂泊的身子停在这个石头堡子里，与可心的人儿共度一生了。但这位心上的姑娘最终并没有把一生托付给他，而是做了一位富有人家的太太。熟知内情的看客们认为失去希望的梁四爷会垂头丧气地离开，重新回到他的甲板上。但梁四爷出乎意料地留在堡子里，开始了挑担子卖甑糕的生涯。

那姑娘只过了几年富家太太的生活，家族便在时代的变革中败落了，丈夫也失掉了性命，人们因她被划定的身份敬而远之，只有梁四爷丝毫不顾及他人的眼光和被连累的风险，默默帮着撑起那个风雨飘摇的家。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会走到一起，但终其一生，两人都各自孤独地生活。

梁四爷参加过1984年蜀河的龙舟赛，那是梁四爷一生中最为人们乐道的高光时刻。当时蜀河区下辖的各乡都派了船，加上街上的共有十几条船参加。梁四爷向各个船队毛遂自荐，但没有人愿意用他。他生了气，向渔夫老胡借了条舢板，端午这天驾着小舢板与所有的船队并排比赛。在如潮的呐喊声中，他的小舢板像张弛的箭矢，冲在所有的船前面，令那些讥讽和嘲笑他的人都讶异地张大了嘴巴。夺得红旗的梁四爷不要红花和奖状，只拿了一只鸭子和一尾鱼作奖品，有人看见，那位曾经的富家太太，后来历经风霜磨难的妇人，包着头巾挤在看台的一角，梁四爷举起鸭子和鱼向那边挥舞，老妇人抿嘴笑了笑，嘴角满是岁月的印痕。

有人看见，梁四爷提着鸭子和鱼，老妇人夹着一把香艾和蒲草，往裕丰薛记的小店去，路上老妇人还拐进旁边的商店里买了瓶烧酒。他俩一前一后走在老巷的石板路上，一个走得很快，一个走得很慢，中间却总隔着那段不远不近的距离。有人看见，老妇人的小屋升起了炊烟，渐渐飘出炖鱼的香味；也有人看见，香艾和蒲草插在裕丰薛记的老匾下，酒瓶放在灶台上。那一日梁四爷不卖甑糕和粽子，只红着脸庞，坐在门口醉醺醺地傻笑。

梁四爷过世后，裕丰薛记的牌匾我再也没有见过。蜀河口卖甑糕的，除了梁四爷，在他之前没有，他之后，也没有。

金色誓言

钟长江

火红的七月
万山碧透，大河奔流
洁白的鸽哨响彻天空
我和你和你亿万人
面对鲜红的党旗
聆听那穿越百年的号角
聆听那塔岩般滚烫的初心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觉醒的人，聚集在南湖红船上
南昌起义的枪声唤醒沉睡的星星
黑暗脱粒出一个金黄的中国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春天的故事在南海边写下诗篇
改革的春潮漫卷神州大地
14亿双勤劳的手共同书写
从温饱迈向小康的史诗
祖国的江山骏马奔腾，雄鹰翱翔
左是九曲黄河
右是万里长江
朗朗天地间
我和你啊，还有亿万人

心跳和着心跳，臂膀挽着臂膀

在这火红的七月
向鲜红的党旗，投去最深情的凝望
手握过镰刀、攥过锤头
开拓过荒原、驾驭过风浪的手
再次写下金色誓言

麦香弥漫的夏天

姜华

金黄

麦田像草席一样
正在被风反复练习翻卷
这个季节，即便再张狂的风
也高不过一穗麦子
大地缄默，正在引诱我陷入
天蓝得像一张没有颜色的草纸
在这个考验耐力和智慧的季节
我的修养远不及一位老农
麦子正在逃离严寒，那把悬在
高处的镰刀，日夜发出锋芒
是我今世的仰望

热风

这个季节，我不敢高声喧哗
那些动物和植物，正在匆匆赶路
风模仿着植物的速度
一棵树正在使劲把风摇动
另一棵，和我一样寂寞
我知道，身后追赶的风也在
试探我的定力。一无所有的我
只允许风，在头顶上燃烧

两朵云

郝智成

蓝蓝的天空
有白云两朵
听不见风
云却渐渐消失
你说，不是消失
是融在蓝天里